

巨人丛书

秦文君

宝贝当家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巨人丛书

JUREN

CONGSHU

宝贝当家

秦文君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朱效文
美术编辑 庄俊豪
侯强华
责任校对 黄 岚
技术编辑 火正宇

宝贝当家

秦文君 著

张恩卫 施其伟 杨宏富 插图 刘泽岱 封面图

陶雪华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 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 插页8 字数127,000

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1,000

ISBN 7-5324-3137-1/I·1331(儿) 定价: 10.90元



作者简介

秦文君，女，1982年开始创作，十五年来出版作品三百万字，其中《男生贾里》《女生贾梅》《十六岁少女》《家有小丑》等作品获各种儿童文学大奖，特别是，她多次在由小读者投票产生的文学奖中荣获“知音奖”、“好作品奖”、“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奖”不少作品被改成电影、电视剧播映，还有不少作品在海外发表出版。

秦文君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少年儿童出版社《儿童文学选刊》主编。她往往白天忙于刊物的编务，夜里伏案为小读者写作，她最大的心愿是把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奉献给读者。

序

周 晓

有人说,儿童文学是寂寞的事业。斯言不谬。成人文学中,有的作家可以以一本书的成功而声名鹊起,儿童文学作家则每每是默默的耕耘者。其中有诸多原因,仅从阅读角度说,孩子们争读一本好书,往往是只记书名而不问作家姓甚名谁的。去年暮春,毕生献身儿童文学的作家任大霖去世,日本日中儿童文学美术交流中心会长、老作家前川康男特地赶来吊唁,期间我陪同他访问了市少儿图书馆,置身于一群小读者中间,这位鬓发斑白的七旬老人忽然通过翻译问道:“你们读过任大霖先生写的哪一本书?”无人回答。又问:“有谁知道作家任大霖么?”仍是一片静默。这种场面,是颇有些让人尴尬的,但并非不可理解。

然而,也有例外者。秦文君的长篇小说《男生贾里》继1994年获少年儿童出版社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之后,1995年先后荣获上海第三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、上海首

届少儿优秀读物一等奖，今年又于第三届全国儿童文学奖中名列榜首，京沪两地又相继高规格地举行了这本书和它的姐妹篇《女生贾梅》的创作研讨会，加之报刊电视报道、评论以及在中小學生中的推介、导读，根据这两部长篇改编的故事影片、电视连续剧也在拍摄中，这样，便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“秦文君热”。于是，在文学界（不仅是儿童文学界），在老少读者（小读者以及他们的家长师长）中，一时间秦文君成了新闻人物而具有颇高的知名度。她在书店签名售书，不必如有些儿童文学作家那样担心冷场，书店门口排队者络绎不绝，至规定时限仍欲罢不能，有时还出现自发的令人动容的场面：小读者以至乃祖乃母“扶老携幼”热情献花。这，对秦文君来说，可称得上是最高的奖誉了。确实，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一位作家温暖和慰藉的呢！

也可以说秦文君是幸运者。去年以来，儿童文学创作受到了举国上下空前的重视与优容。在这种“可遇而不可求”的难得机缘中，秦文君以她已见的创作实绩从众多作家作品中“脱颖而出”式地获致殊荣。

在秦文君日见“走红”，她的《男生贾里》《女生贾梅》成为热门话题之时，我撰文谈论的却是她刚发表的短篇《男孩首领》。所为无它，我对秦文君说：“《男生贾里》《女生贾梅》是91、92年的作品，已经是你的‘旧作’了。应该让人们注意你的新作。”其实还有未说出来的话：《男孩首领》的内涵和形式诚然颇富创意，但它毕竟是短篇，难以代表创作的新水平。说实在话，其时我还隐隐地替秦文君感受着“盛名之

下”的压力，有一种莫名的隐忧。

不久前，承秦文君好意，让我读读《巨人》最新一期（今年第五期）以卷首地位推出的她的中篇新作《宝贝当家》，以及将与这部新作合辑成书出版的、也是由《巨人》于去年发表的另外两部中篇：《心香·可人》和《单身汉小韦》。今年的国庆和中秋佳节相伴。这在我真是个愉快的节日，假日里我读《宝贝当家》真是喜出望外，心头一阵惊喜，随着又很有兴致地读了另两部中篇。阅读过程中，我的心绪出奇地愉悦，因为，读着读着，我心中的隐忧涣然冰释了。《男生贾里》《女生贾梅》之后，秦文君并未止步或在原地踏步，而是不动声色地继续发挥着她的艺术创造活力。秦文君的创作卓立于群伦，是无愧的。

倘说《男生贾里》是轻喜剧，《宝贝当家》则纯然是正正式式的高档次的喜剧了。应该说，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，喜剧色彩在儿童小说创作中已并不陌生。但人们一直在盼望着富有喜剧艺术创造力度的大气之作。我以为《宝贝当家》正是可以满足这种期待的一部力作。在秦文君笔下，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第一对“喜剧搭档”的艺术形象，诞生了。宋宝贝和史金龙这两个让人喜笑颜开的人物，既活灵活现，又气蕴灌注；他们相互匹配、势均力敌；他们勾肩搭背、嘻嘻哈哈向读者走来。这一对活泼泼的喜剧人物塑造的成功，其艺术经验将可能使《宝贝当家》这部作品，在儿童文学创作发展历程上呈现出某种标志性意义。

某些喜剧性作品或幽默小说以至若干热闹派童话之所

以失败,每每在于其夸张、其荒诞是虚浮的和矫饰的。而在《宝贝当家》里,这一切却都是充分合理的、和谐自然的,总之,处处都显得稳稳当当。

而较之其他颇有建树的作家的一些较为成功的同类作品,《宝贝当家》又有所突破。韩辉光的短篇《校园插曲》(1987年)开创了以假定性手法创造喜剧人物的先河,那丑小鸭式的孩子形象令人着迷。这种假定性手法是以奇妙地摆脱“真实”为前提的,但韩辉光其后的有些作品的未臻完善,又在于未能完全摆脱“真实”的羁绊,如中篇小说《三个冒险家》便明显地为“真实”所累,尤其是它的后半部。另一位作家张之路的此类作品的假定性似乎与变形相混合,虚实相间、写实与荒诞杂糅,他的不少小说已迹近童话,而有些作品的荒诞感,又每每并非多数小读者所能理解或欣赏的。

《宝贝当家》的成功,在于其假定性方法的运用,实现了从“真实”中“跳格”出来的可贵的一跃。我曾经从一篇文章中读到别林斯基论幽默的一段话:“……用否定的方法,能达到同样的目的(指表现美和崇高),而且有时诗人(指作家)所达到的这种目的,要比他只用生活的理想面作为他作品对象的方法更切实。”相对于生活的“理想面”的方法即“否定的方法”,无疑是包括了事件、环境、氛围和人物等等在内。在我们的论题范围中,用今天的习用语,我以为可以表述为,《宝贝当家》完成了从“真实”“跳格”出来的大胆探索,这和“否定的方法”是相通的。表现“真实”却以非“真

实”的面貌出之：一个善于体察学生和颇具才智以及育人之道的班老师，读者看到的却俨然是一副头脑简单和老实巴交的面目。品学兼优的宋宝贝和“品行、成绩在班内倒数第一”的史金龙，这两个角色“搅”在一起的荒唐，尤其是后者的“丑”，小说表现得可谓痛快淋漓；而其艺术效果则是，一路幽默一路笑，小说由表入里、生气勃勃地展露了这两个孩子不同性格中那极为可爱的一面，他们纯真的勇敢、正直和朴实之美。作品中的许多非“真实”的东西，又都无一不是十分生活化的、“写实”的，它不是童话而是地地道道的小说。作家运笔是那么自由和酣畅，她是如何感受孩子性格中的那些动人的东西，从而使可笑变为可爱，个中奥秘无疑值得作多层次的研究，以上所云仅其一端而已。

秦文君对我说，将三部中篇结集为一本书出版，有一种将喜剧、悲剧和正剧一同奉献给读者领略的意图。而作为悲剧写的《心香·可人》，就我而言，阅读中总是随着故事所演绎的人生波澜而时悲时喜，悲喜交织，分明是一出悲喜剧，而非单纯的悲剧。意外错抱的襁褓婴儿长大成人之后，一旦真相大白，不同身世的两个女孩和两家大人所面临的，是共同的人生难题，而非通常悲剧中人物所遭遇的巨大危难、厄运，它之成为悲喜剧，悲欢离合，亦悲亦喜，似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《心香·可人》吸取了通俗文学故事紧张与集中的表现方法，让情节疾速推进，以快节奏强化戏剧性，激起读者或悲或喜的阅读快感。构成矛盾冲突的引子是婴儿的错调，

类似于“误会法”，这并不新鲜。但秦文君却以旧瓶酿出了醇酒，以“俗”的方法推出了不俗之作。从这个戏剧化的急管繁弦的故事演进中，从秀美善良、善解人意、让人爱怜的心香和“活生生的女孩精灵”可人这两个女孩形象塑造中，秦文君溶入了她独特的生命感受：她以感情价值对血缘价值的超越为中介，表现了生命与感情的崇高与永恒；生命由情感而变得崇高，情感由生命而变得永恒，生命与情感因此都变得美丽而动人！《心香·可人》以它脱俗的思想艺术品位印证了如下一条艺术的法则：审美感受加强道德感受，道德上的善又唤起审美中的崇高。说一句时下的套话：在物欲横流的今天，在人生价值观念的导引与熏陶方面，《心香·可人》不失为是切合时宜的作品；少年读者可以在愉悦的阅读同时，从中寻觅到精神的珍宝。

读《单身汉小韦》这部正剧式的小说，我倒是意外满足地读出了一点悲剧的味道来。命定找不到老婆的落拓的青年教师小韦，善良、狷介，与学生平等相待，对顽劣学生既不姑息也不嫌弃，充分赢得了学生们的心；但浑然不知提防、不屑自我保护、“没心没肺”的他，却难以见容于流俗的环境，成为“世界以外的人”，“不适合从照片里走出来”的人。对于周遭弥漫着的沉重的旧习和恶俗视若无物，我行我素，小韦以他的迂与倔进行特殊的抗争。小说显示了小韦不可摧折的人格力量，这种对生活一角亮色的展示，对少年读者也是具有启迪意义的，会引发有益的思考。

读着秦文君《宝贝当家》这三部新作，我觉得我们所面

对的已是一位已步入成熟的作家。若从这几部作品探视、揣摩其创作心态，我以为倘一般地说她是以心灵在写作，已属笼统。我想似乎可以说，秦文君是以创作作为自己的心灵形式，她以写作在生活，或谓，写作已成为她袒露心灵的需要。在秦文君，写作就是生活，生活与写作近乎二位一体。生活中，成熟的作家心灵各各不同。同样是满怀激情，但与内蕴着针砭锋芒的作家作品不一样，秦文君从“文革”结束时对孩子的某种悲悯之情开始创作，其后转为豁达、平和、温婉，基于此，对孩子她无一不给以回护和抚慰；面对生活，她把内心的震颤、内心的叹息、内心的笑声都埋伏在作品里了。这么说，庶几有可能真正走近秦文君“这一个”作家的精神价值之所在。以前我曾认为秦文君的作品未能切近生活的主动脉，所反映的社会情绪过于单纯，看来这未必是准确的，也许是一种“标准化”式的批评。

我早已过了该退休的年龄。今年仲夏，我已将《儿童文学选刊》主编的差使正式交卸给了正当盛年的秦文君，由她主持和革新刊物的工作。我对秦文君说：王蒙曾经既当作家又当部长，照样十分潇洒；你不过是作家又兼主编而已，何足惧哉！这番话并非“请君入瓮”的说词，也非戏言，我是认真的，我相信秦文君的才干与胆识。但这么做多少会影响她的创作—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，我也是有些歉然的。因此前些时在京参与一次作品评奖活动时，会议上有友人诘难我：以秦文君创作力正旺之时为何却让她平添此辄下之困？我一时为之语塞。我于是从歉然而歉疚了。

也因此，秦文君让我为她的这本书作序，我便觉得这应是最不能推辞的一件事了。日见愚钝的我，只有勉力为之；写好写坏，非所计也。

1996年10月20日，重阳节夜



目 录

序	周 晓	1
心香·可人		1
单身汉小韦		87
宝贝当家		137
风雨十五年——代后记		207



心 香 · 可 人

A

下课铃欢快地响起来。

女孩心香头一个冲出教室，冷不防与站在外面的人撞上了，她抬起头刚想道歉，不料，奇怪的事发生了。

那是个陌生女人，她直愣愣地盯住心香，还张着嘴，那神情不但像成语里的“目不转睛”，而且有点“呆若木鸡”。

“对不起。”心香说着，也开始注意对方。

那人高高瘦瘦，衣服很紧身，窄窄的，皮鞋却是圆头的，整个人像个大大的惊叹号。

“没，没，没什么。”那人透不过气似的，很紧张，像遇上鬼似的惊慌，“你，你是谁？你，你，你叫什么？”

心香也慌了：碰上个奇怪的人。

正当这时，班里拥出一拨同学，有男有女，其中还有黄可人。黄可人见了那人，立即像花蝴蝶一般扑过去，搂住人家，踮起脚，很存美国派头地在那人脸颊上亲了几下。

“亲爱的姑妈！”黄可人将娇滴滴的嗓音拉开，“小熊表